



伊萨贝尔·阿连德 著

佐罗

一个传奇的开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El

Orro
佐罗

一个传奇的开始

智利伊萨贝尔·阿连德 著

赵德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佐罗,一个传奇的开始 / (智)阿连德 (Allende, I.) 著;赵德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
(当代译林)
书名原文: El Zorro, comienza la leyenda
ISBN 7-5447-0026-7

I. 佐... II. ①阿... ②赵... III. 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 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8248 号

© Isabel Allende, 2005 (for the novel)

The use of “Zorro” and the other characters originally created by Johnston McCulley has been licensed and authorized by Zorro Productions, Inc.

© 2005 Zorro Produc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Zorro” is a trademark owned by Zorro Productions, Inc., Berkeley, California, US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5-144号

书 名 佐罗,一个传奇的开始
作 者 [智利]伊萨贝尔·阿连德
译 者 赵德明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2005, Plaza y Janés, Spain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77千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7-0026-7/I·19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的话

拉丁美洲的老百姓都知道十九世纪有位英雄名叫佐罗。这位英雄勇敢，武艺高超，急公好义，乐于助人，喜欢打抱不平。佐罗上过电影和电视，他的英雄业绩几乎为全世界的观众知晓。那么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为什么还要写这个“炒烂”的题材？她不怕失败吗？

伊萨贝尔·阿连德这位在拉丁美洲被评论界称为“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女作家，选择的是佐罗少年儿童时期的故事。这显然会是个吸引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题材空白。因此，伊萨贝尔·阿连德不怕失败，恰恰相反，她估计出版后会获得成功。果然不出她所料，《佐罗》于2005年一问世，就成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畅销书。

《佐罗》之所以吸引读者，我感觉起码有这样几个原因：故事性很强，故事很多，情节具体生动；人物性格复杂，性格多层面，多变化，没有脸谱化的痕迹；人物的命运与社会、时代、家庭和一些“偶然”事件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互相影响；作品用大量历史、文化故事充当主要人物的活动空间、背景和舞台，形成情景交融的互动事态。

这些特点很好地回答了一个读者关心的问题：英雄佐罗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例如，佐罗和两个小朋友去森林里诱捕大狗熊的故事，作者是要描写佐罗的勇敢精神，但是这需要森林和狗熊的衬托，需要朋友惊慌失措的表现的反衬，需要此前外祖母的日常教诲，所以佐罗在小小年纪居然机智地捕获了一头大狗熊就是合乎逻辑和十分真实可信的事情了。

伊萨贝尔·阿连德在《佐罗》里讲述的英雄主义精神不是那种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大英雄，而是从小时候开始，受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为自己的亲人、爱人、朋友、同学、街坊四邻拔刀相助的小英雄。因此，他的事迹生动、具体，活灵活现，很有说服力，使人觉得佐罗就是在我们中间长大成人的。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佐罗的优点：勇敢，善良，诚实，机智等等性格特征；但是也丝毫不吝惜笔墨去叙述他的缺点：骄傲，暴躁，缺乏毅力和耐心，等等。更为真实的是，他的英雄行为总是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可以说，没有这些人对佐罗的教育、培养和帮助，他是做不出、或者完不成那些惊心动魄的壮举的。而这些亲朋好友的遭遇和苦难也决定了他们非走上抗争之路不可，否则就受土匪海盗、地主恶霸和贪官污吏的欺压和凌辱。钢铁是炼出来的；英雄是被逼迫出来的。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英雄。

英雄大多有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他们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救助妇孺，都有精神道德的支柱。与英雄相对照的是那些坏人的心理状态：无论土匪的烧杀劫掠，还是土豪恶霸对百姓的欺压，他们都一心一意、完全彻底地贯彻了这样的原则：把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佐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两种道德准则能够和谐共处吗？作品通过佐罗和蒙卡达之间长期、反复、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你死我活的较量，回答了这个问题。代表正义一方的佐罗由于毕生追求的是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的宗旨，当然不会放过豪门弟子蒙卡达的横行乡里、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的罪行；而后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则不择手段地要消灭佐罗这样的“绊脚石”。书中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持久战，只要有人类，就会有这样的利益之争，道义之争。让这样两种针锋相对的力量和平共处是有条件的：敌对的双方暂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打倒或者消灭对方。《佐罗》的结尾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佐罗在自己的家乡团结了足够的力量，终于将蒙卡达打败并且驱逐出境。真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矛盾冲突是绝对的，和平共处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佐罗》做为文学作品，主要依靠讲述故事和通过人物自己的具体言行来表现思想感情和深刻的人生哲学，而不是说教，不是讲大道理。作者很会讲故事，她善于叙述细节，无论是纤纤毫发、面部表情、衣着服饰，还是豪华的场面、激烈的冲突、绚丽多彩的舞台背景，都描写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故事与故事之间的铺垫简明扼要。时间发展的脉络清晰、明白：从1790年至1840年。地点的转换一目了然：从美国西部的上加利福尼亚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因此，阅读起来非常舒服，流畅。有趣的细节常常会使读者开心地一笑。

今天，《佐罗》来到了中国。希望佐罗给我国读者带来一份丰富的精神大餐，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让他们享受到不仅是佐

罗的勇敢精神,还有大量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文化知识,感受和了解一下异国风情和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佐罗》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本历史、地理、文化著作,更是一本英雄主义的教科书。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佐罗》的作者伊萨贝尔·阿连德是智利作家,现定居在美国。她的一些长篇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被中国广电部副部长刘习良先生翻译成了汉语,如《幽灵之家》、《爱情与阴影》、《夏娃·月亮》,因此她的名字在一些喜欢拉丁美洲文学的中国读者中间是不陌生的。至于在欧洲和美洲,她从1974年至今创作的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有些作品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因此可以说她是闻名遐迩了。关于说她是“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原因是指她早期的作品中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深受《百年孤独》的影响。而在她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里,魔幻的因素已经大为减少,但在《佐罗》里仍然依稀可见,具体表现在佐罗的外祖母身上。希望我国读者给予关注和欣赏。

2006年1月13日于日照教授花园

目 录

第一部分	加利福尼亚,1790—1810年	3
第二部分	巴塞罗那,1810—1812年	95
第三部分	巴塞罗那,1812—1814年	171
第四部分	西班牙,1814年底—1815年初	245
第五部分	上加利福尼亚,1815年	329
简短的结语和尾声	上加利福尼亚,1840年	395

这是个关于迭戈·德拉·维加的故事,讲述他如何变成了传奇的佐罗。今天,我终于可以公开他的真实身分了。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他保密。公开出来我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一张白纸如同蒙卡达手下的男子汉们出鞘的军刀一样能把我吓倒。我打算用这些文字抢在那些极力要诽谤佐罗的人的前头。敌人的数量相当可观,因为凡是保护弱者、救助妇女和羞辱权贵的人常常会有许多敌人。自然,任何理想主义者都会树敌甚多。不过,我们更想计算朋友的数量,结果是朋友比敌人多得多。我必须讲出佐罗那些冒险的事迹,因为如果没人知道这些事迹,那么佐罗为正义事业的牺牲就意义不大了。英雄的事业往往报酬很差,有时会英年早逝,因此英雄主义吸引一些狂热分子,或者吸引病态迷恋死亡的人们。心怀浪漫、性格轻佻的英雄为数很少。直截了当地说吧:佐罗这样的英雄无人可比。

第一部分
加利福尼亚
1790-1810年

咱们还是从头开始吧。从一件偶然的事情开始。没有这件事，迭戈·德拉·维加也许不会出生。事情发生在上加利福尼亚，在圣加布里埃尔布教区里，时间是基督降生后的1790年。那个时期领导教区的是蒙多萨神父，他是一位有着伐木工一般的肩膀的方济各会的教士，外貌年轻，不像已经有四十岁的年纪，精力充沛，爱发号施令；对他来说，教区里最困难的事情是效仿圣方济各·德·阿西西^①的谦卑和温柔。在加利福尼亚，二十三个教区里，有另外一些教士担负着传播基督教义的使命，其对象是丘马什、肖肖尼^②等部落的几千名土著人。这些土著人并非总是很乐意接受基督教义。加利福尼亚海岸地区的土著人有个以物易物的交易网络，运转了几千年之久。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各个部落都发展起不同专业的生产。西班牙人对于丘马什经济有着深刻的感受，认为这种经济的复杂程度可与中国经济媲美。印第安人使用贝壳做钱币，定期组织贸易集市；人们不仅进行物质交换，还谈婚论嫁。

① 公元1181—1226年，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为信徒们规定了过简朴生活的准则。

② 均为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不大明白那个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男子有什么神秘可言；为什么白人对他顶礼膜拜；不明白在这个世界受苦为了在另外一个世界享福有什么好处。据说，在基督的天堂里，人们可以定居在云彩上，与天使们一道弹奏竖琴。可是，实际上，大多数印第安人宁可死后与自己的祖先一起在“大仙”的土地上猎取白熊。印第安人也不明白那些外来人为什么在地上插旗帜，为什么划出想像的界线，然后宣布那是自己的财产，而且如果有人为了追捕麋鹿而进入界线之内，他们居然会生气！印第安人觉得占有土地的思想如同分配大海的想法一样，简直不可思议。当蒙多萨神父获悉有几个部落在一个有着狼头的武士的指挥下发生了叛乱的时候，便为受难的人们祈祷。但是，他并不十分担忧，因为他确信圣加布里埃尔教区是安全的。属于这个教区的人们有福了，许多土著家庭证明了这个道理，他们纷纷来这个教区要求保护，其代价就是人教洗礼；然后便住进了结实的房屋。蒙多萨神父肯定从来不使用士兵去招募未来的皈依者。他认为这第一次发生在上加利福尼亚的叛乱，原因在于西班牙士兵滥杀无辜和传教士兄弟们的严厉行为。土著部落分散成若干小族群，各有各的风俗习惯，通过一种信号系统进行联络；除去买卖交易，他们从来不为什么事情达成协议；确实也没有原因动武。按照神父的说法，这些可怜的人是上帝的无辜羔羊，他们因为无知而不是因为恶习而犯罪。现在，他们起来反对殖民者，肯定有不容分辩的理由。

蒙多萨神父干起活来一刻也不休息，他与印第安人一道在田地里劳动，在鞣皮作坊里帮忙，在磨房里打下手。黄昏时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给出事故的人们治疗伤口，或者给人拔牙。他讲授教义和数学，为的是让新信徒们——皈依天主教的印第安人——能够计算皮毛、

蜡烛和牛群;但是不开设阅读和写作课,在那里这些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晚上,他酿造葡萄酒、算账、写笔记、祷告。黎明时分,他敲响教堂的铜钟,召唤信众去做弥撒;晨祷后,他亲自监督检查早餐的情况,不让任何人挨饿。他根据自己从前所做的一切,而不是过分的自信或者虚荣,相信起来造反的部落是不会进攻他的教区的。但是,由于坏消息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传过来,最后他注意起形势来。他派出两个特别信任的教士,去调查其他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名亲信很快就找到了作战的印第安人并且掌握了详细情况,因为他们受到了兄弟般的接待,而招待他们的人恰恰是他们要侦察的人。他们回去向蒙多萨神父报告说,森林深处出现了一位英雄,他身上附着了狼魂,他成功地联合起几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准备把西班牙人从祖先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因为西班牙人居然说没有许可不得进入这些土地打猎。印第安人缺乏明确的战略,仅仅凭借一时的冲动袭击教区和村庄,把所到之处全部烧光,随后,像来到时那样迅速撤退。他们招募新信徒入伙,因为新信徒还没有经过长时间屈辱地为白人效力而软化。因此,新信徒也纷纷加入叛乱的队伍。蒙多萨神父的亲信还说,那个叛乱的首领名叫灰狼,他在注视着圣加布里埃尔教区,对于蒙多萨传教士没有私仇,没有什么要指责的,而是因为灰狼要从这个教区路过。鉴于这种情况,蒙多萨决定采取措施。他可不准备放弃多年来的劳动果实;更不打算让别人抢走自己教区里的印第安人,因为一旦这些印第安人远离他的庇护,肯定会重新犯罪,再去过野人的生活。他写信给阿莱汉德罗·德拉·维加指挥官请求快速援助。信中说,他担心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因为叛乱分子就在附近,可能随时发动进攻;如果没有军队的及时支援,他将无法自卫。神父把同样内容的信写了两份,派遣几个机灵的骑手,分别走不同

的道路，送往圣迭戈要塞，这样如果有一路遭到拦截，另外一路或许可以完成任务。

几天后，指挥官阿莱汉德罗·德拉·维加飞马来到这个教区的大院。他一跃而下，脱下沉重的制服、围巾和帽子，一头扎进女人们正在洗衣裳的水槽。他的坐骑浑身冒着热汗，因为它驮着骑手和西班牙军队龙骑兵的器具奔驰了几十里地。这些器具有长矛、宝剑、双皮盾牌和酒壶，当然还有马鞍。陪同指挥官的还有两名士兵和运输粮食弹药等军需品的几匹马。蒙多萨神父张开双臂出来迎接指挥官。但是，一看到陪同德拉·维加的只有两名破衣烂衫、和马一样筋疲力尽的士兵，不由得露出失望的神情来。

“神父，很遗憾，除去这两个勇敢的士兵之外，我没有兵可支配了。先遣队的人们都留在圣母村了，那里也受到了叛乱的威胁。”指挥官连连道歉，一面用衣袖擦擦面孔。

神父咬牙切齿地回答说：“既然西班牙不帮助我们，那么请上帝帮忙吧。”

“您知道有多少印第安人参加进攻吗？”

“指挥官，这里会准确数数的人很少。不过根据我手下人的调查，最多可能有五百人。”

“神父，这就意味着超不过一百五十人。咱们可以自卫。有什么可指望的人和武器吗？”阿莱汉德罗·德拉·维加询问道。

“我算一个，做教士之前当过兵。还有两个传教士，他们年轻又勇敢。还有三名派遣到教区来的士兵，都居住在这里。还有几杆火枪和火枪，一些弹药，几把军刀，还有我们用在采石场上的炸药。”

“新信徒有多少?”

“亲爱的孩子,咱们要实际一点。大部分新信徒是不会攻打本族人的。”神父解释说。“我这里最多可以调动六七个年轻的仆人和几个妇女。她们可以帮我们装填火药。指挥官,我可不能拿新信徒的生命冒险,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照顾他们就像照顾自己的子女一样。”

“好,神父,以上帝的名义,动手吧!我看,这座教堂是教区最坚固的建筑物了。咱们就守卫在那里。”指挥官说道。

在其后的日子里,圣加布里埃尔教区里无人休息,连小孩子都安排了工作。蒙多萨神父,这位熟知人心的行家,无法相信一旦教区被叛乱的印第安人包围,新信徒还会忠于教区。他有些伤心地发现某些新信徒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野性的光芒以及执行他命令时不高兴的样子。他们把石头扔在地上,破坏沙袋,弄乱绳索,把沥青桶翻倒在地上。神父为形势所迫,打破了自己制定的同情原则,硬起心肠给两个印第安人戴上了脚镣,鞭打了第三个印第安人十下,以示惩戒。随后,他命人用厚木板加固了单身妇女宿舍的屋门。那宿舍建造得好像牢房,避免胆子最大的妇女趁着月色出门与情人鬼混。那是一座圆形建筑,用厚重的砖坯盖成,没有窗户,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从外面用铁条和铜锁锁门。现在那里关押着大部分男性新信徒,都戴上了脚镣,免得在战斗时他们与敌人合作。

“蒙多萨神父,印第安人怕咱们。他们认为咱们有一种非常强大的魔法。”德拉·维加指挥官拍拍枪托说道。

“这些人太熟悉火枪了,尽管他们还没发现火枪的作用。印第安人真正害怕的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位传教士指指祭坛说道。

“那咱们就向他们显示一下十字架和火药的威力吧。”指挥官哈哈